

耕讀瑣記(下)

袁守成

愉快印象至今難忘

想當年我讀過高小畢業班多次，辦學的老師們從不發文憑，我如讀中學，還須以同等學力報考。考試沒問題，是否能進入我要進的學校則不可知。成都的中學都是秋季始業，我要在春季立刻改變環境，如等到秋季進學，就要再遊蕩半年。我目的是讀華西中學，如由公誼會的高小畢業，可直升不必考。教會學校小學都讀英文，我也該先準備。

我原先在公誼會廣益小學讀過多年，聯考我會經到三臺廣益高小考過，名次很高，如今同時的都進中學了，再不能猶豫，不怕時間吃虧，所以我毅然決然去廣益高小，讀畢業班最後一季，但其他三季無成績，我要補做三學期各科的作業，這還算容易。整個四星期的作業作得很整齊漂亮，學校要留下作展覽之用。環境一改變，所接觸的師友都純潔而有朝氣，努力讀書，力求上進，我又重新開始我的學生生活。

我真正受像樣的新式學校教育，是從三臺縣後小灣廣益高級小學開始。這學校是教會辦的，

地址寬敞，建築好，設備佳，教師優良。尤其是校長何鏡涵先生，有辦法，肯努力，以很多新穎的辦法來教學生。老師與學生都極純潔，學風極好。我受了新的陶冶，所以特別循規蹈矩，努力求學。晚上在規定的時間熄燈後，我在臨窗的床上將窗推開，藉著月光看書，在讀書方法與衛生上均不合適，但努力的心情可以想見。師友們見着我的努力、痛快、熱情，都很尊重我。

我發動的事有幾件：第一是參加五九國恥紀念。教會學校是不准參加這種場面的，學校破天荒准許了我們的請求，我們學校的宣傳隊特別認真，我在大會的臺上，和各公共場合中演說宣傳，這是首次，也相當成功。第二是集體到射洪金華山作春季旅行。我被推選作隊長，全隊服裝整齊，秩序良好，唱遊、演話劇，節目精彩，興趣極濃。射洪縣長和地方人士，各種招待場合，都推我代表師生致謝辭，這一愉快的印象，至今難忘。第三是請求恢復中學。在小學裏，原辦有中學一、二年級，以備不能遠道升學的小學畢業同學繼續上進之所，讀完二年級，可升入成都協合中學及重慶廣益中學三年級，便利窮苦學生不少

，後來因教會經費缺乏而停辦，我們這種請求，是為很多因受經濟限制未能升學的同學謀福利的。學校裏中西人士聽了我請求的言論，都大為感動，表示願意衷心向公誼會年會爭取補助。

步行百里華西升學

由家鄉洋溪鎮上成都讀書，距離是四百餘華里，有大北道、小北道、東大道，或由小北道擇東大道數路可通。第一次上成都走的是小北道，經由三臺中江翻山王廟山過金堂新都到成都。山王廟是盜匪出沒的地方，沿途可見被搶劫的狼狽情形，我們獨得倖免。以後即改走石板灘土橋溝轉石橋翻龍泉驛山到成都。

當時全川尚未修公路，所謂大道，即石板路，小道即泥土羊腸。交通工具是轎車或滑竿，與獨輪小車。我們為省錢從未借重交通工具，每日步行百餘里，還須背一個大包袱和一把雨傘。冬天主晝很短，天未亮即須上路，天黑還未投店，為的是趕上宿站，並不感覺苦，當時祇要有機會進學校，一切均覺幸運。以後公路通，汽車便，有些地方還可乘搭飛機輪船，子姪們要上學，長

輩們不但要先將交通工具定好，沿途還請人照應，各人讀書的環境有這樣大的分別。

但是我認為我是比較幸運的，有機會吃苦——其實不算吃苦，即是有機會鍛鍊身心，知道一些艱難困苦，對世故人情才能多多體會。到了成都，直奔華西壩，住入華西協合中學廣益宿舍，宿舍裏的舍監早已接到三臺廣益學校的通知。寢室和自習室的位置，讓我們先自由選擇，因為這是公誼會的系統關係。華西協合中學的環境很美麗，有宏偉的建築，有濃蔭的樹木，有廣大的草地，有清澈的河流，再加上良好的氣氛，所以生活得愉快。早上起床看了一些時間的功課，才集體運動。

因為是教會學校，運動後有極短時間的默禱，飯後鐘響上課。中學是新修的一幢樓房，每一年級分三班三個教室，每教室祇有三十個座位，第一教室第一排已有我的位置，但不是臨窗的第一個。據說美以美會有位姓李的課程很好，但到第二個學期開始，我就坐臨窗的第一個位子了。

下午下課，有隨意所欲的各種球類運動，晚飯後河邊與草坪邊的散步，更有無限的風趣，假使愛好音樂，此時也可以演奏和歌唱。晚上集體自習後，才各回寢室，繼續要作的功課，其他學校壞學生的煙酒嫖賭，從來未侵襲到廣益宿舍來。星期日步行到青龍街公誼會的教堂裏做過禮拜，才自由活動。到少城公園裏泡上一碗茶，認為是浪費，肚子餓到青石橋街錦江春去吃一碗燴麵，算是最高的享受。戲園裏看川戲，如康子林、賈培之、蕭楷成、浣花仙、唐廣體、廣蔭甫、

筱瓊芳、白玉瓊、周慕蓮的戲都看過，但是恐怕只有二三次，因為這個玩意兒要花錢。祇有華西大中學對外比賽足球，我是每場必去看。有時禮拜六或禮拜天晚上學校也放電影，西洋片子多，中國片子少，梅蘭芳春香鬧學就是那時看到的。當時在成都看電影的地方還沒有，第一次看到總算稀奇。參加大學部畢業典禮，見着戴方帽子的師友，認為是無上光榮。我愛華西壩，我想讀完中學憑考試成績免繳學費讀大學，想儘管那樣想，當時就是讀完中學，家庭是否有此力量去措辦費用，還成問題，這是我在華西壩唯一的憂愁與煩惱。

團結同盟敵血畫押

成都華西協合中學是五個教會合辦的，五個

教會是浸禮會、聖公會、公誼會、美以美會、英美會。各教會各有各的宿舍舍，我住的是公誼會的廣益宿舍舍。我讀二年級的時候，四年級有一位由轉學插班來的姓吳的同學同住廣益宿舍舍，雖然口吃，却喜多言，更喜歡表露他的書畫和八段錦，而每一種都不高明。華西壩的教師洋人是他巴結的對象，因為品格不高，對同學又驕傲狂妄虛偽，遂不得人的同情。我與他很少往來，自然的對這種人看不順眼，尤其是他對其他低年級同學的輕蔑、諷刺、謾罵，早已潛伏反感。

有一次這姓吳的欺侮一個一年級同學，向臉上吐口水，並罵川北一些窮小子，靠教會貸款讀書，誰敢站在人前？其實公誼會並無一人貸款讀書。我支持一年級同學作有力的反抗，時時吵架

而且有聚眾開打的趨勢。吳某奔走於師友之間，希望得到聲援，我會同一年級同學作集體行動的準備。事件愈鬧愈大，一年級的同學究竟年齡小，極怕事，經不住對方的恐嚇，時有解體或被其各個擊破的顧慮。

我的寢室在一間草亭上，有一天晚上，約集廣益宿舍舍一年級同學來草亭，說明團結的重要，臨時與事後必須行動一致，語言一致，勝敗所負責任一致，眾人莫不贊同，要講理或應付打架，我準站在前頭。但是要在同盟的盟單上簽押時，有人似有難色，這樣一來，遂彼此推讓；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我在筆筒裏抽出一隻舊的雙腳規，用一脚的鐵尖刺破了中指，血冒出，用血簽了押。當時慷慨激昂的氣象，堅決敏捷的舉措，激動了各同學的心，大家才爭先恐後的簽了押，而且更商定了深刻切實的應付辦法。

事情一天一天的緊張，空氣瀰漫了華西壩，華西大學、中學、華西師範、華西神學院，誰都知道精彩好戲快要上演。宿舍舍的舍長方叔軒，兼華西師範學校校長，也到大飯廳來參加會餐，而且與我同桌共坐一方。他準備要講話的，結果看見我與吳談笑如常，要提說其事，也無從啓齒。

還有協合中學每屆畢業第一名總是出在公誼會的廣益宿舍舍，從那一年起，四年級的吳某和另一位姓馮的均無望，三年級更不能繼續爭取頭名，祇有二年級的我，進入學校起就取得第一。各教會各級學校的款是募來的，如公誼會或其他教會出來的學生得第一名，那各級學校的款就容易

籌募。因此公誼會絕不讓我退學，舍監先欲壓制我，我理直氣壯的與舍監面談一次，建議將此事公開，舍監不知如何是好。各方調查真象後的評論，漸對吳某不利，而大戰隨時有一觸即發之勢。

一天早上，一位負責察責任的同學來講，吳某申請退學，已收拾行李書箱去了。事後想來，這是多事。在以後來說，我不是「太保學生」嗎？那處罰必嚴，很有斥退可能，對我打擊太大，也許就走上邪道。辦學的先生們如無理由壓制有活力的學生，許多人才就此犧牲了。

中學校長楊少奎號開甲，是湖北人，辛亥革命時是大本營的參謀部副部長，後來袁世凱竊國，楊校長來川，在教會工作，被推為校長。守正不阿，發展校務，外國人也不敢干擾他。

他的家就在廣益寄宿宿舍旁邊。一個星期天，我剛出宿舍門就遇見他，同是去青龍街福音堂做禮拜的。華西壩到青龍街相當遠，都是步行，談得甚久，他對我說：「你是守規矩而努力的學生，學校全知道，此次對吳某事件，你有公道氣魄，雖聯合同學，係在不犯校規之下取守勢，而未見發動攻擊吳某，這不算犯規。學校也希望教出些有擔當有作為的學生，若是怯弱、恐懼，將來那有出息。但聽說你家庭給你讀書的財力並不充裕，應有衝破難關的計畫。」好一個校長！連我家庭的情形他都完全了解。

回鄉開辦平民學校

學校裏有向外交涉聯繫的事總是由我來辦，

整隊出行我是隊長，寄宿舍的清潔衛生是我督導，當時還無抽水馬桶，廁所每一坑位旁有一盒石灰、一把錘子，解了大便一定要鋪一錘石灰將大便蓋上，這是我想出來的。入校時同學將買米的錢向一家米店預定米，米店要倒了，送米接不上，我同另一姓王同學被推去交涉，從早說到晚，將米全運回來了。王同學回來報告說：「袁同學耐心勸解同時提供一些建議，方得圓滿解決。」

在成都讀書的時候，正逢晏陽初先生提倡平民教育，我也參與其事，在成都負責的是商務印書館經理陳維新。願同鄉辦平民夜校的，每人領平民千字課若干部，在青年會共同研究教授方法，並共同攝了一次團體照。假期返鄉，我同蒲星朗、李少甫商辦其事，我同蒲任教課，李捐煤油點燈，也偶爾來照應或教課。借福音堂會客室為教室，黑板、桌凳福音堂全有，開始招生。

李的佃客們的子弟，都遠遠趕來入夜校，幾乎無法容納。夜校確有些精神，少甫與我雖為同學，但尚不及我與其堂叔懷信交情之好，經同辦夜校後，始漸親近。其叔祖雨生先生知此事，不但盛讚少甫之務正事，且對我等亦稱讚不已，故常有請我等至其家餐飯的事。一個享有盛名的大紳士，與一個尚未畢業的中學生交往，鄉里人總覺得稀奇。

後來少甫能兩次共借十一圓錢給我讀書，未始不是雨生先生的贊助。一個人在社會上的舉措，四面八方的人都在瞻著，假使你作得對，社會上的人絕不會辜負你，一定給你一個好評，而且就可能發生一個好結果。辦了一次夜校，是尋常

的事，沒有什麼了不得，竟因此而得人在困厄中的關照，真屬幸事；這夜校還出了幾位有造就的學生，更屬幸事。

感謝少甫的幫助，後來我還沒有尋得適當機會來酬答這一份人情，少甫就去世了。民國卅八年，我要少甫之子來我身邊，打算好好的培植一番，殊知時局變化，我將走出前回家的時候，為了安全，就送少甫之子回家。這一份人情，我祇好暫時寄些錢回去接濟少甫的後人。

李懷信字澄卿，又號樸樾，為雨生先生的次子，性爽直敦厚，與我在東山高小同學一年，頗交好，常互道志趣。在成都讀書時，接李澄卿自天津來信，並附相片，知其有意先讀南開，再考保定軍校。以後又接其自杭州來信，詳述西湖盛景，均令人羨慕，遂毅然有出外讀書並遍歷名山大川的志趣。交朋友是會受朋友影響的。

一個寒假要回家，二哥適在成都也要回家，先一日來宿舍同宿，準備第二天早上一同動身。成都冬天相當冷，二哥起身說：「你的被太薄，又無墊被，何不添製？」我笑笑，心裏想，回家的路費還是向一位姓蒲的同鄉借的。

借錢升學排難解紛

中學還未畢業，家庭經濟情形更壞，已不能負擔我的學費。好管閒事的家鄉人，老是批評讀了書將來的出路是什麼？我不但不灰心，還說動了幾個家庭的家長送子弟到成都就學，以壯聲勢。家庭不給錢，上不了路，動身的日期一再藉故遷延。後來無可奈何，祇得送原定同時動身的朋

友先走，遠送到離鎮外很遠的向家巖，心裏說不出難過。

回家乘著父親高興的時候，說了一聲：「到成都讀書的都走了。」父親冷冷的回答說：「他走他們的，我們沒有錢。」我暗地裏傷心憂怨，任何學校都開課很久了，怎麼辦呢？最後厚顏找到李少甫同學借錢，他家裏本來富有，不過他未管家事，祇能借出幾塊大洋。我想，不到成都了，就到遂寧華美中學去讀罷！該校離家近，距離僅九十里，學費亦極低，食費可分期繳納，入學第一次繳費勉強可湊足，以後再講。同時還約了馬伯敷、曾濟清、袁道成一同去。費盡思考，打盡主意，總算轉入一個新的環境，繼續學業，免

再變成一個流浪子。因此更相信，越困難的時候，更應該加倍努力奮鬥，才有出路，假使屈服在困難環境之下，那就完了。

遂寧華美中學學生不及成都華西協中的多，我的功課成績在極輕鬆的應付下，已列最優。每門課都是百分，只有英文是九十九分。據教師美國人李乃文說，英文寫得欠整齊。原來我答題未用有橫格的紙，所以扣一分。見聞也確比同學廣，致為師友所敬重。同學多為遂寧、安岳、潼南、合川四縣籍，無形中遂安與潼合分成兩派，各不相下。校長楊鑑三窮於應付，有時囑我出面調解，我亦樂為之。

某次，兩派幾至動武，我一面勸解，一面主

持公道，事乃得平，人人均稱我為「和事佬」。人與人紛爭，是為不幸，如能為人解決紛爭，實為一大樂事；但須有詳細的觀察，明確的認識，正直的立場，公平的處理，否則愈理愈亂。

在遂寧讀書，時時回家。因為要籌伙食費，有一次剛剛借幾塊錢，團防局的蒲班長來收派款，其數目就是在成都借的蒲某幾塊錢，蒲某應繳派款，他們就叫蒲班長來代收。二哥氣憤的說：「這種方式收款，太使人難堪。」我說：「欠債該還，還了就不難看。」心裏反覺對社會人情又加些認識。借得的錢還了債，再想辦法繳伙食費。以後若干年對讀書缺錢的人，我總寄予同情，量力幫助。

聖文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

袁 守 成 著
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。故鄉風物話射洪。教書生涯。金陵問學記。農政憶往。抗戰初期烽火行。川南風雲。做縣長經驗談。主持四川合作事業。國民大會之回憶。司農往事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。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，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